

## 玉山魂

### 第一部

#### 第一章 最初

天地開始之後，大地顯的空虛而憂鬱，需要特別的生命來填補一切。**Bunun** 的祖先帶著滿意又謙卑的靈魂寄居在大地之上。從此之後，大地就像一個充滿愛心和包容的吉娜，日日夜夜、不敢怠忽的照顧如同嬰孩般弱小、善良又單純的族群。

太陽或月亮存在的每一刻，大家總會看到一個忙碌的身影，穿梭在日月光輝之中，彷彿在她的心目中，總覺得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始終沒有完成。

白天的時候，她站在天地交接的巔峰處與 **Dihanin** 交談。至於談些什麼？沒有人知道，因為屬於神靈的事情，布農族人從不敢過問。不過從雙方嚴肅的表情來看，似乎討論著很重要的大事。當兩人的意見十分友好的時候，和諧、愉快的氣氛讓四周的景物清新亮麗起來，萬物的笑聲四處響起、接連不斷，就像一首首令人陶醉的大地之歌。遇到意見不合的時候，脾氣暴躁的天神立刻以雷電和烏雲大聲吼叫，固執的大地也毫不懼怕的以暗沉的臉色表達自己的不滿。霎那間，天昏地暗、萬物哀嚎，受到驚嚇的族人一個個躲到黑裡最黑的角落，像一群膽小的 **Sakut**，心中一點主見都沒有，只能默默祈求兩位最聰明的長者趕快平息怒氣，好好找出最和諧的答案。

當黑夜取代白天腳步的時候，族人帶著一天的疲憊，癱軟在 **Batakan** 編織成的大通舖上，沉睡的孩童帶著笑容在夢中繼續與白天的玩伴追逐、嬉戲。吉娜不敢休息也不敢懈怠，她取代族人看顧耕地上的農作物，爲了消除白天的熱氣，她輕輕的吹拂著耕地，惹得身上的樹木隨著山風的方向「沙、沙、沙」作響；並以 **Mamaghan** 的雙手撫摸著泥土中的種子，就像撫摸小女孩的長髮一般，輕輕柔柔、十分仔細，耕地上的農作物在她的疼惜之下，很快的從泥土中開出美麗的綠葉，長出肥美的果實，讓族人平安渡過最寒冷的冬季。

吉娜真正的容顏對住在不同山頭的族人而言，有著大不同的印象。有些族人居住在高聳瀑布的附近，當風雨前來拜訪的時候，瀑布的水量和聲音讓他們感到驚訝的幾乎惶恐，居住在另一山頭的族人就會笑著說，你們住在吉娜的大腿內側，所以你們會經常看到吉娜尿尿的情形。有些族人住在山風喜歡遊走的山凹處，他們曝曬在庭院的衣飾和食物經常被貪心的山風偷走，讓他們感到非常生氣，其他的族人認為那個地方是吉娜的嘴巴，當祂與天神或各種 **Hanido** 說話的時候，聲音的力量就會引起走風的現象。至於附近山壁容易坍塌的部落，大家都相信那是吉娜的腳板，當她奔波勞動的時候，引起大地震撼及滿天灰塵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有個自信滿滿的族人說：他們是最幸運的一群人，因為他們住的地方除了

Dunqul-Savi 比較靠近天空之外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擋得住眼睛想去的地方，他們可以輕易的瞧見隱藏在山林深處的住民，例如遠遠避開人類的山鹿和山羊、山腳下追逐嬉戲的山羌、用小爪子洗臉的松鼠以及相互整理羽毛的老鷹夫婦。對他們而言，眼下的山脈彷彿是綠色的波濤，時時刻刻洶湧出無限的驚奇。甚至驕傲的說：我們住的地方擁有兩個世界，一個是和眾一樣的世界，一個則是我們獨有而眾看不見的美麗世界。

但是許多人打從心底就是不相信，因為大家都住在吉娜的身上，共同分享 Vali 的熱情和 buwan 的溫柔，偉大的天神不可能將全部的福氣讓一個部落單獨擁有。不過大家都相信一個事實：布農族人是非常有福氣的族群，因為大家幸運的生活在被眾神靈祝福的土地上。

雄偉的山脈從最高處向下蜿蜒出優美的稜線。一位少年坐在邊坡上的草地，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宛如深邃不見底的山谷，兩眼中間的鼻樑好似遠方孤傲、挺拔的孤峰。優美的唇線順著紅潤的嘴唇伸展，每當嘴唇輕啟的時候，粗大整齊的牙齒猶如溪水沖刷過的白石，兇猛健壯的動物都擁有這種牙齒，黑亮的皮膚與泥土的色澤相近。

少年兩手撐住後方讓身體往後斜靠，雙腳隨意的交叉，帶著笑意的眼神四處瀏覽，看起來十分閒適。附近的 Tusisidi 長得十分茂盛，淡紫色的花散發一股羊騷味，也許是這種味道，族人才特別給他取這樣的名字。濃濃的羊騷味在空氣中四處飄蕩，讓少年不得不皺起眉頭讓鼻孔收小，企圖婉拒這股羊騷味的挑逗。少年右肩方向的坡地，全被枝葉茂密的假酸漿與月桃所佔據。布農族人喜歡收集山月桃，將莖幹撥片、曬乾，細心整理之後，就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隨興編織出各類型的蓆墊、置物盒等日常生活用品。一株株的 Pusaksak 則利用假酸漿之間的空隙，綻放豔麗的花朵，增添了幾分誘人的色彩。更往深處，相思樹、九穹樹、檉樹、楓香等繁雜的樹種組成了千變萬化、極富特色的優美林相。穿梭其中的山黃梔頂著銀星般的小白花，十分灑脫；一片密密麻麻的虎杖也不甘寂寞的吐出淡青色的花束，讓林間彷彿泛起了青色的嵐煙。

清涼的山風好像蝴蝶一般，悠悠忽忽飛來飛去，大地萬物隨風起舞，有的左右扭動；有的前後擺動，樣子十分流暢、優雅。少年一邊整理舞在風中的長髮，一邊賞玩著美麗的山林景色。

左肩方向的山脈，蒼翠的層巒相互堆砌，高高的插入深藍色的天空，某些山巔從胸口的位置開始裸露出光光亮亮的大峭壁，由大小不一的石頭鋪設而成。一隻老鷹沿著峭壁的曲線上下飛翔，輕盈、緩慢的樣子彷彿是對著石壁傾訴心中的寂寞和孤單。峭壁下方堆疊著許多巨大的落石，猶如被丟棄的物品；有的筆直站立，

有的相互依靠，有的斷成數塊躺在地上，不過上面厚厚的青苔掩蓋了它們的表情。泥土肥沃的地方，高聳蔥鬱的樹木從懸崖延伸出來，密密麻麻的葉片在陽光的穿透下，化成一片片半透明的綠色精靈，隨著山風的方向來回跳躍，十分活潑。「山林啊！山林，您是大地上最美麗的精靈。」少年心靈深處敬畏又滿意的喊著。山林擁有超乎常人想像的力量，在不同的歲月中，它可以自由自在的裝扮出不同的容顏。山風懶惰的時候，近處的山巒披著深綠的顏色，把自己優美的輪廓清清楚楚的晾在天空中，微風中只有潺潺的流水聲和鳥兒的歡唱聲打破了四週的靜寂；那是山風掃過河流、山林所組成的大地音樂。山風是永遠吹著的，彷彿痴心的詩人，不斷吟詠心中的喜、怒、哀、樂。傍晚時分，某些翠綠調皮的山峰卻頂著抹上夕陽餘暉的雲霧，就像部落的大人入山狩獵前，頭上綁著紅布條，表示自己十分英勇的樣子。山風激動的時候，一團團一層層灰白相混的雲層淹蓋整座的山巒，天與地之間看起來又近又密，那種詭譎的氣氛讓族人的心情跟著慌亂，就連雙腳也急躁的四處亂跑。當肥胖、膨脹的雨雲在山谷之間飛舞、飄蕩，加上強風的推擠、帶領之下，一個不小心被石頭堆疊而成的尖銳山峰劃破肚子，傾盆大雨開始從天上傾瀉而下。

山巒最貼近天空，因此最瞭解天空的脾氣，聰明的族人經常從山巒顏色的變化判斷氣候變化，每次的判斷從來不會出差錯，因此族人出門之前都會以虔誠的心靈仰望高聳入天的神聖大山。

少年專心觀看山脈的顏色，試圖找出它與天氣之間的神秘關係。看見了遠方連綿而來的群山，從峰頂到山腳彷彿被鋒利的大刀切斷似的，形成一道很深很長的峽谷。一條古老的大河順著蜿蜒曲折的峽谷奔流而過，好幾處，河水在狹窄的河床裡憤怒地沖擊擋在路中的巨石，白色的水花騰空爆開，發出「轟隆！轟隆！」的怒吼。平靜之後，河流一如羞澀靦腆的少女曳著絲帶，靜默而莊嚴地行到天邊的最遠處。兩面山壁所形成的深淵讓人兩腿發軟，某些峭壁寸草不生，像是巨人裸露的胸膛，十分強壯。

右眼稍遠的峭壁被一個較小的橫向峽谷斷開，從小峽谷中吐出一條如緞帶般的清澈小溪，溫柔的模樣經常召喚成群的山鹿、山羊、山羌前來飲水，逍遙自在，最後小溪像一道銀光蜿蜒流向大峽谷。小溪和大峽谷的交接處現出一片幽祕的美妙仙境。當高大的山壁中段陷入陰影朦朧，仙境上卻是陽光普照，一片蒼翠。生命力強大的各種蕨類鋪滿整個地面，各色各樣的樹木披上精緻小巧的葉片，五顏六色的野果點綴樹林之間，恰似掛上五彩繽紛的花環，令人眼花撩亂的惹人迷戀。這塊瑰麗美好的地方沒有人家居住，因為大家相信：那裡是大地最純潔的角落，也是 Masial-Hanido 居住的聖地。

少年的智慧似乎無法理解山巒顏色和天氣的關係，索性閉上眼眸稍作休息。一道

電光般的念頭，讓他再度將眼睛落在蜿蜒曲折的大峽谷，認真的舉起右手，順著峽谷的形狀模仿蛇行的樣子。

「峽谷真的是戰敗的巨蛇所留下來的凹痕嗎？」少年人想起前些日子，呼達斯口述大螃蟹與巨蛇作戰的 **Palihansiap** 。

每當黑夜開始統治山林的時候，族人喜歡圍著 **Banin** 取暖、聊天，那是千百年留下的生活習慣，這種習慣就像入土極深的老根，已經沒有人敢多事的改變它。洩了一地火光，像個調皮的紅色精靈，不但熱鬧了整個屋子，也讓大家看清每個人的位置。

滿頭白髮，臉上佈滿歲月刻痕的達魯姆，含著頭大管細、樣子十分古怪的 **Kakaunan** 。老人不時用手壓著菸絲上的火種，深深的吸了一口，然後一臉舒爽的呼出一團白煙。香煙在他的面前停滯擺盪，浮映出斷斷續續、模糊不清的臉龐。達魯姆卸下口中的長煙斗，縮起雙頰，然後往火焰中射出濃濃的黃痰，『嗤！』的一聲，黃痰強力的在火紅的木炭上留下焦黑的污點。這種情況驚訝了取暖的孩童，大家睜大著眼睛，彷彿對大火毀滅黃痰的場面，感到十分有趣。有些孩童甚至彎起赤裸的腳趾頭，將爐灶外的木材輕輕的推進火堆之中，讓火焰快速壯大。有些孩童們專心的望著老人口中黃痰累積的情形，當口水溢出嘴角而閃閃發光的時候，孩童們興奮的將脖子拉到最長的位置；一種雛鳥看見母鳥銜著昆蟲返巢的雀躍。等待的孩童特別安靜，他們都希望能夠清清楚楚的看見大火毀滅黃痰的激烈場面。

「呼達斯，您講故事給我們聽，好不好？」一個機靈的孩童看到呼達斯將菸斗藏放於胸前的 **Kulin** ，知道大火與黃痰的戰鬥即將結束，於是想出更有趣的事情。達魯姆知道現在還不是最黑的黑夜，自己也不想太早躺在冰冷的竹床上，像個被人遺忘的黑石頭。

「**Luhi** ，把你們的眼睛和耳朵全部放到我這裡，讓嘴巴休息。我現在要將祖先告聽來的故事告訴你們，等到你們像我一樣擁有白頭髮的時候，也要將這個故事說給你們的孩子聽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「一定，一定。」為了想進入迷人的神話世界，大大小小的孩童們認真的點頭承諾。

達魯姆慈祥的眼神灑向每一個孩童的臉上，慢慢說出一個曾經發生在古老歲月中的故事：

「大地最初的時候，原本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，只有幾座半圓形的大山聳立在平原之上，彷彿是大怪獸在無意間生下來的怪蛋。我們布農族就在平原上生活，肥沃的土地讓農作物長得茂盛又肥碩，充足的水源讓野獸快速的成長，布農族人的日子過的輕鬆又滿意。

「幸福、快樂的生活總會讓人得意忘形，也會讓人類失去謙卑和感恩的心。祭拜神靈的神聖儀式逐漸的被大家遺忘，原本莊嚴、神聖的部落集會所已經雜草叢生，景象十分荒涼。部落的族人開始變得驕傲和自大，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力量已經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未來。這種情形讓天神感到十分生氣，決定要懲罰狂妄自大的布農族人。

「一個被詛咒的日子，來自天神的怒氣幻化成記憶以來最大的狂風暴雨。滿天的雨水像一群暴躁的精靈，『嘩啦！嘩啦！嘩啦！』發出巨響，雨水向一支支憤怒的弓箭，從烏雲的裂縫中射向山林，伴隨著尖銳、強大的雷擊聲，掩蓋了屬於白天的聲音。

「豪雨形成的洪水像黑色的 **Makuan-Hanido**，毀壞了耕地上所有的農作物，狂風像瘋子般的將山林的大樹連根拔起，部落的石板屋在狂風驟雨中搖搖欲墜，十分驚險。

「更不幸的是一條巨大的 **I-vut**，擋住了洪水的去路。漫天呼嘯的洪水在無路可走之下，四處橫衝直撞，最後更以數千隻黑熊的力量衝向布農族部落。」呼達斯的語調彷彿是洪水當前的部落，十分危急，膽子小的孩童跟著坐立不安。

「那條蛇有…這麼大嗎？」剛剛學會說話的孩童，天真的伸出短短肥肥的小手比出最大的樣子。

「大！非常大。那條巨蛇躺在地上就像一座山，力量強大的洪水不但無法衝過去也不能翻過去，只能停下腳步，鼓動憤怒的身體。」達魯姆把手向上伸到最高處，孩童們跟著手的方向，抬頭往上看。

「突然來襲的大洪水，讓族人驚慌失措的只帶著簡單的生活用具；男人牽著女人，大人背起小孩，匆匆忙忙的逃到附近的大山 | **Asan-banud**，美麗的家園和辛苦豢養的牲畜，在洶湧的洪水中消失的無影無蹤，彷彿不曾存在過。

「幸運逃過災難的族人擠在寒冷的巒社大山，有人躺在樹底下，有些人擠在昏暗的洞穴中，每個人都顯得驚慌、疲憊。

「『這樣下去，我們會死在陌生的地方。』惶恐的婦人抱著幼小的嬰兒，憂傷的說著。

「『是啊。**Madadaingath** 曾經告訴我們：所有的苦難都是從腳跟離開家園開始。如果不馬上回到我們熟悉的土地，我們真的會活活的餓死。』年紀很大，經歷過不少苦難的長者也開始擔心起來。

「『洪水什麼時候離開我們的部落？』『誰可以想想辦法？誰可以救救我們？』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斷的抱怨。人面對大災難的時候，心靈除了恐懼之外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「『我的族人！你們吵鬧的聲音會被洪水精靈聽到，它們為了追擊我們，會盡一切的力量衝到山頂上來，將我們現在僅存的運氣全部奪走。』長老對著吵雜不休的族人說著：『安靜的聽我說，洪水一直停留在我們的部落不肯離去，那是因為巨蛇堵住了洪水的去路，使得洪水無法回到它們該去的地方。』

「『祖先曾經告訴我們：什麼路都可以擋，就是水路不能擋。如果巨蛇能夠讓出洪水回家的路，那麼我們的土地就會自然而然的回到我們的面前，但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巨蛇離開呢？』

「『**Makavas** ！為了族人的生命安全，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園，我們必須向大蛇開戰，直到巨蛇死亡為止。』平常備受族人尊敬的勇士，握著弓箭大聲的說著。

「『對！我們是喜愛和平的民族。我們一直希望能夠與大地上所有的生命和諧平安的生活在一起，但是當我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，我們不會退縮，我們會毫不懼怕的加以反擊，連神靈都無法阻止，因為我們的名字叫做布農族。』勇士們下定決心為生存而戰。

「『這條巨蛇擁有大地上最邪惡、最強大的力量，你們可以擊退嗎？』

「『勇士們都是打獵的英雄，擁有「瞄到哪哩，射到哪裡。」的能力，而且我們還擁有與外族作戰的經驗。只要我們把恐懼丟到黑裡最黑的地方，將每個人的精靈力量集中在一起，一定可以讓巨蛇感受到一個優秀族群的偉大力量。讓它帶著前所未有的恐懼，躲到我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。看吧！我們的弓箭是那麼的鋒利，可以射穿任何惡魔的 **Haputon** ，一定可以輕鬆的將巨蛇送入死亡之谷。』勇士從箭袋中抽出弓箭，箭頭散發出冷冷的光芒。

「第二天清晨，經過祈求神靈保佑的儀式及老弱婦孺們的祝福，三十幾位勇士懷著維護生命尊嚴的熱情，毫不猶豫的跳進洪流，奮力游向巨蛇躺臥的方向，準備驅趕巨蛇，要回從前所擁有的一切。

「巨蛇看到怒氣沖沖的勇士，心中認為身材短小的勇士不會造成任何傷害，因

此，一動也不動的繼續躺在原地，無憂無慮的享受洪水帶來的清涼。

「當勇士們游到弓箭可以射擊的範圍之後，Lavian 指揮大家一字排開，拿出弓箭瞄準巨蛇開始射擊。『咻！咻！咻！』一群鋒利的箭頭像一頭頭凶猛的山豬衝向巨蛇龐大的身軀，這時候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，弓箭碰到滑溜的蛇皮竟像碰到堅硬的石壁一樣；有的滑向遙遠的地方，有的應聲折斷、掉落，完全失去弓箭該有的能力。領袖立刻要求大家集中射擊巨蛇的眼睛，因為眼睛是身體最軟弱的地方，但是，狡猾的巨蛇不慌不忙的把堅厚的眼皮輕輕一閉，弓箭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勇士們的攻擊行動惹火了巨蛇，憤怒的張開血盆大口準備吞噬來犯的敵人。巨蛇的反擊動作，嚇壞了所有的勇士，領袖覺得不妙，大聲的對著同伴說：『這是惡靈的化身，在他的面前我們的力量渺小如螞蟻，我們沒有戰勝的機會，大家趕快退回巒社大山！』」

「勇士們在波濤洶湧的洪水中爭先恐後的逃回山頂，體力不佳或運氣不好的人被巨蛇活生生的吞噬，有的被咬成重傷而淹死。這一次的人蛇大戰讓族人死傷慘重。戰敗之後，不安和恐懼再度籠罩著整個巒社大山，大家一點辦法都沒有。正當大家哀聲嘆氣準備等待死神降臨的時候，忽然傳來悶雷般聲音：『朋友們，讓我試著解決你們的苦難吧。』」

「大家搖晃著頸脖上的頭，尋找聲音的來處，看到石壁旁的 Kakalan 灰舞著銳利的巨螯。大家看著大螃蟹，原本充滿希望的表情立刻凝固成冰霜般的懷疑，因為在大家的心目中，大螃蟹是個非常善良的好人。平常的時候，調皮的孩童喜歡利用牠那凸出的眼睛盪鞦韆，螃蟹不但不生氣，還會利用巨螯接住墜落的小孩子，純潔的個性和孩童的天真，十分相配。

「『跟邪惡的巨蛇作戰，會有生命危險，你知道嗎？』長老關心的看著大螃蟹。『當然知道，平常的日子裡，大家都很照顧我，我想報答時刻到了。』螃蟹的聲音依然低沉。族人聽了齊聲歡呼，對這位好朋友能夠在最危急的時刻挺身而出，感到非常感動。

「『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們幫忙？』面對如此重大的事件，有些長老還是不放心。『我的雙螯堅硬鋒利，身上的力氣足以擊倒十隻大熊，但是我的背部十分脆弱，恐怕經不起巨蛇那雙大毒牙的攻擊，這讓我十分擔心。』大螃蟹知道自己的弱點，不過這種憂慮卻讓大家束手無策、無言以對。

「這時候一個婦女正在烹煮食物，由於環境髒亂、擁擠，她一個不小心就把身邊的 kama 碰倒，落地之後，陶鍋立刻在原地打轉，然後一點一點、緩慢的往低處移動。一路上，許多東西被旋轉的陶鍋撞得破碎不堪，而陶鍋停止轉動之後，奇

蹟似的完好如初，安安靜靜的躺在角落。看似平凡的陶鍋經過轉動之後，竟然擁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這種情形讓所有的族人感到十分驚訝。充滿智慧的長老突然得到啟示，高興的對大家說：『神奇啊！祖靈的力量已經來到我們的面前。原來每一個東西都是有生命的，我們只要喚醒它們的靈魂，就可以召喚它們塵封千年的偉大力量。』長老走向大螃蟹的面前，繼續說：『我們可以連夜燒出巨大又堅硬的陶鍋，加在你那柔軟的背部，這樣就可以抵抗巨蛇的毒牙。』

「大家決定之後，族人開始運用大量的清水和泥土，準備製造與螃蟹身軀一樣巨大的陶鍋。幾天之後，終於燒出與巨蟹軀體一樣龐大的陶鍋。長老望著被烈火燒得通紅的大陶鍋說：『等到陶鍋冷卻之後，立即套在大螃蟹的身上，讓我們勇敢的好朋友迎戰巨蛇。』

「巨蛇經過勇士們的攻擊之後，脾氣變得非常暴躁，用巨大的身軀在水中不停的搖晃，讓洪水掀起陣陣的大浪，像惡魔般的湧向巒社大山，大山在巨浪的衝擊之下，一寸一寸的陷入水中，情況越來越危急，但是剛做好的陶鍋仍然冒著炙熱的透明氣體。大螃蟹對族人說：『時間不多了，現在就把陶鍋套在我的背後，我要馬上下水作戰。』族人熬不過大螃蟹的要求，數十個族人合力抬起陶鍋放在大螃蟹的背上，『ㄗ！』的一聲，大螃蟹被燙的口吐白沫，牠頂著滾燙的陶鍋立即下水游向巨蛇的方向。族人一邊看著冒白煙的巨蟹，一邊祈求祖靈能幫助巨蟹戰勝巨蛇。

「巨蛇被吵雜的水聲驚醒，看到巨蟹迅速的靠近自己，不經思索的張開血盆大口，準備咬死敵人。聰明的大螃蟹立刻沉到水底用鋒利的巨螯不停的攻擊巨蛇的腹部，巨蛇也不甘示弱的從水面上死命的猛咬巨蟹的背部，在陶鍋的保護之下，巨蛇的攻擊沒有造成很大的傷害，只在陶鍋上留下一道道不規則的咬痕。兩個龐然大物激烈的廝殺、搏鬥，讓水花澎湃洶湧、四處飛濺，遮蔽了整個天空，暗了整個大地，陰暗的大地在巨蟹和巨蛇強大力量的對抗之下，不停的搖晃，彷彿美麗的世界即將到此為止。

「最後，巨蛇的腹部被巨蟹咬出許多的破洞，肚腸流到水中，巨蛇忍不住腹部的疼痛，一扭一扭的往大海處逃竄，所經過的地方被龐大的身軀壓成很深很深的凹痕，沾滿血色的洪水開始順著凹痕流向大海。一段時候，好久不見的陸地慢慢的浮現在族人的眼前，熟悉的大地影像漸漸的恢復了原來的樣子。

「孩子們，你們有看過蛇的肚子嗎？」達魯姆望著專心聽故事的孩童。

「現在的蛇的肚子都有一節一節的疤痕，那就是螃蟹咬過之後留下的痕跡。一直到現在，蛇總是一扭一扭的往前爬行，那是因為蛇怕觸動古老的傷口而引起疼



痛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抓過蛇，它們走路都這樣。」年紀稍大的孩子用手掌左右擺動，作出蛇行的樣子。

「巨蛇逃跑的時候，留下彎彎曲曲的凹痕最後變成很深很深的峽谷。聰明的水就順著峽谷輕輕鬆鬆的流向大海。螃蟹經過那次大戰之後，養成了口吐白沫的習慣，背上許多不規則的紋路就是巨蛇咬過的傷痕。你們都知道，螃蟹被火燒烤後，背殼就會變成紅通通的顏色，那是因為螃蟹的背殼是我們用烈火燒得通紅的大陶鍋。」夜深了，達魯姆的語氣顯得有點疲憊。

「我知道，我摸過螃蟹的背部，巨蛇咬過的傷痕清清楚楚印在上面，我也烤過螃蟹，它的背殼真的會在大火中慢慢的變紅，十分美麗。」一個孩童得意的說著。

「Bahan ! Bahan !」許多孩童一邊咒罵，一邊舉手作勢打人。大家不敢相信，竟然有人會將自己的好朋放入火堆中燒死。